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

二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林李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十

神仙二十

陰隱客

譚宜

王可交

揚通幽

陰隱客

唐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百姓陰隱客家富莊後穿井
二年已濬一千餘尺而無水隱客穿鑿之志不輟二年

外一月餘工人忽聞地中雞犬鳥雀聲更鑿數尺傍通
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數十步無所見但捫壁傍
行俄轉有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連一山峰工人乃
下山正立而視則別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萬仞
千岩萬壑莫非靈景石盡碧琉璃色每岩壑中皆有金
銀宮闕有大樹身如竹有節葉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盤
五色蛟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間五色鳥大如鶴翱翔樹
杪每岩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鏡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

漸下至宮闕所欲入詢問行至闕前見牌上署曰天桂山宮以銀字書之門兩閣內各有一人驚出各長五尺餘童顏如玉衣服輕細如白霧綠煙絳脣皓齒鬢髮如青絲首冠金冠而跣足顧謂工人曰汝胡為至此工人具陳本末言未畢門中有數十人出云恠有昏濁氣令責守門者二人惶懼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詢問途次所以來奏須臾有緋衣一人傳敕曰敕門吏禮而遣之工人拜謝未畢門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遊覽

畢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僮賜從容乞乘便言之門人
遂通一玉簡入旋而玉簡却出門人執之引工人行至
清泉眼令洗浴及澣衣服又至白泉眼令盥漱之味如
乳甘美甚連飲數掬似醉而飽遂為門人引下山每至
宮闕只得於門外而不許入如是經行半日至山趾有
一國城皆是金銀珉玉為宮室城樓以玉字題云梯仙
國工人詢于門人曰此國何如門人曰此皆諸仙初得
仙者關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或玉京

蓬萊崑閩姑射然方得仙宮職位主錄主印飛行自在
工人曰既是仙國何在吾國之下界門人曰吾此國是
下界之上仙國也汝國之上還有仙國如吾國亦曰梯
仙國一無所異言畢謂工人曰卿可歸矣遂却上山尋
舊路又令飲白泉數掬臨至山頂求穴門人曰汝來此
雖頃刻人間已數十年矣却出舊穴應不可矣待吾奏
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工人拜謝須臾門人攜金印及
玉簡又引工人別路而上至一大門勢侔樓閣門有數

人俯伏而候門人示金印讀玉簡劃然開門門人引工人上纜入門為風雲擁而去因無所覩唯聞門人云好去為吾致意於赤城真伯須臾雲開已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頂洞中出後詢陰隱客家時人云已三四世矣開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尋其路唯見一巨坑乃崩井之所為也時貞元七年矣工人尋覓家人了不知處自後不樂人間遂不食五穀信足而行數年後有人於劍閣鷄冠山側近逢之後莫知所在

出博異志

譚宜

譚宜者陵州民叔皮子也開元末年生生而有異墮地能言數歲之中身逾六尺髭鬚風骨不與常兒同不飲不食行及奔馬二十餘歲忽失所在遠近異之以為神人也至是父母思念鄉里追立廟以祀之大歷元年丙午忽然還家即霞冠羽衣真仙流也白父母曰兒為仙官不當久在人世雖父母憶念又不宜作此祠廟恐物所憑妄作威福以害於人請為毀之廟基之下昔藏黃

金甚多撤廟之後鑿地取金可以分濟貧民散遺鄉里
矣言訖騰空而去如其言毀廟掘地皆得金焉所掘之
處靈泉湧出澄澈異常積雨不加至旱不減郡邑禱祝
必有靈應因名譚子池亦謂之天池進士周郭藩為詩
以記其事曰澄水一百步世名譚子池余詰陵陽叟此
池當因誰父老謂余說本郡譚叔皮開元末年中生子
字阿宜墜地便能語九歲多鬚眉不飲亦不食未嘗言
渴饑十五能行走快馬不能追二十八山林一去無還

期父母憶念深鄉閭為立祠大歷元年春此兒忽來歸
頭冠簪鳳凰身着霓裳衣普遍拯疲俗丁寧告親知余
為神仙官下界不可祈恐為妖怪假不如早平夷此有
黃金藏鎮在茲廟基發掘散生聚可以救貧羸金出繼
靈泉湛若清琉璃泓澄表符瑞水旱無竭時言訖辭冲
虛杳靄上玄微凡情留不得攀望衆號悲尋稟神仙誠
徹廟廡開窺果獲無窮寶均融沾困危巨源出嶺頂噴
湧世間稀異境流千古終年福四維

出仙傳
拾遺

王可交

王可交蘇州崑山人也以耕釣自業居於松江南趙屯村年三十餘莫知有真道常取大魚自喜以槌擊殺煮之擣蒜韭以食常謂樂無以及一旦棹漁舟方擊楫高歌入江行數里間忽見一綵畫花舫漾于中流有道士七人皆年少玉冠霞帔服色各異侍從十餘人總角雲鬢又四人黃衣乘舫一人呼可交以姓名方驚異不覺漁舟已近舫側一道士令總角引可交上舫見七人面

前各有青玉盤酒器果子皆瑩徹有光可交莫識又有女妓十餘人悉持樂器可交遠立於筵末遍拜七人共視可交一人曰好骨相合仙生於凡賤眉間已灸破矣一人曰與酒喫侍者瀉酒而樽中酒再三瀉之不出侍者具以告道士曰酒是靈物必得入口當換其骨瀉之不出亦乃命也一人又曰與栗吃俄一人於筵上取二栗付侍者與可交令便吃視之其栗青赤光如棗長二寸許齧之有皮非人間之栗肉脆而甘如飴久之食方

盡一人曰王可交已見之矣可令去命一黃衣送上岸
於船邊覓所乘漁舟不見黃衣曰不必漁舟但合眼自
到於是合眼若風水林木浩浩之聲令開眼已到失黃
衣所在但見峰巒重疊松栢參天坐於草中石上及望
見有門樓人出入俄頃採樵者并僧十餘人到問可交
何人可交具以前事對又問何日離家可交曰今日早
離家又問今日是何日對是三月三日樵者與僧驚今
日是九月九去三月三日已半年餘可交問地是何所

僧曰此是天台山瀑布寺前也又問此去華亭多少地
僧曰水陸千餘里可交自訝不已乃為僧邀歸寺設食
可交但言飽不喜聞食氣唯飲水耳衆僧審問極異之
乃以狀白唐興縣以達台州以聞越州廉使王渢素奉
道召之見極以為非常之事神仙變化不可測也可交
身長七尺餘儀貌殊異言語清爽渢歎曰此誠真仙人
也又以同姓益敬之飾以道服而遣人至蘇州以詰其
實具言三月三日可交乘漁舟入江不歸家人尋得漁

舫謂墮江死漉之無跡妻子以招魂葬訖王渢具以表聞詔甚稱異後可交却歸鄉里備話歷歷及與鄉人到江上指所逢花船之處依然可交食粟後已絕穀動靜若有神助不復耕釣乃挈妻子往四明山二十餘年復出明州賣藥使人沽酒得錢但施於人時言藥則壺公所授酒則餘杭阿母相傳藥極去疾酒甚醉人明州里巷皆言王仙人藥酒世間不及道俗多圖其形像有患疴及邪魅者圖於其側即愈後三十餘年却入四明山

不復出今人時有見之者

出續神仙傳

楊通幽

楊通幽本名什伍廣漢什邡人幼遇道士教以檄召之術受三皇天文役命鬼神無不立應驅毒厲翦氛邪禳水旱致風雨是皆能之而木訥踈傲不拘於俗其術數變異遠近稱之玄宗幸蜀自馬嵬之後屬念貴妃往往輟食忘寐近侍之臣密令求訪方士冀少安聖慮或云揚什伍有考召之法徵至行朝上問其事對曰雖天上

地下冥冥之中鬼神之內皆可歷而求之上大悅於內
置場以行其術是夕奏曰已於九地之下鬼神之中遍
加搜訪不知其所上曰妃子當不墜于鬼神之伍矣二
日夜又奏曰九天之上星辰日月之間虛空杳冥之際
亦遍尋訪而不知其處上悄然不懌曰未歸天復何之
矣炷香燃燭彌加懇至三日夜又奏曰於人寰之中山
川岳瀆祠廟之內十洲三島江海之間亦遍求訪莫知
其所後於東海之上蓬萊之頂南宮西廡有羣仙所居

上元女仙太真者即貴妃也謂什伍曰我太上侍女隸
上元宮聖上太陽朱宮真人偶以宿緣世念其願頗重
聖上降居於世我謫於人間以為侍衛耳此後一紀自
當相見願善保聖體無復意念也乃取開元中所賜金
釵鈿合各半玉龜子一寄以為信曰聖上見此自當醒
憶矣言訖流涕而別什伍以此物進之上潜然良久乃
曰師昇天入地通幽達冥真得道神仙之士也手筆賜
名通幽賜帛千段金銀各千兩良田五千畝紫霞帔白

玉簡特加禮異暇日問其所受之道曰臣師乃西城王君青城真人昔於後城山中教以召命之術曰可以輔贊太平之君然後方得飛昇之道戒以護氣希言目不妄視絕聲利遠囂塵則可以凌三界登太清矣又問昇天入地何門而往何所為礙曰得道之人入火不熱入水不濡躡虛如履實觸實如蹈虛其所以然者形與道合道無不在毫芒之細萬物之衆道皆居之上善其對居數載乃登後城山葺靜室於其頂時還其家門人言

天真累降於靜室一旦與羣真俱去

出仙傳拾遺

太平廣記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十一

神仙二十一

孫思邈

司馬承禎

尹君

孫思邈

孫思邈雍州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
談莊老及百家之說亦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
嘆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識小難為用也後周宣帝

時思邈以王室多故遂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為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常謂所親曰過是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唐太宗即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廣成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唐顯慶七年高宗召見拜諫議大夫又固辭不受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名士如宋之問孟詵盧照隣等皆執師弟之禮以事焉思邈嘗從幸九成宮照

隣病留在其宅時庭前有大梨樹照隣為之賦其序曰
癸酉之歲余卧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戶老云是鄆陽
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處士孫思
邈道洽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
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至于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
閔安期先生之儔也自云開皇辛酉歲生年九十三矣
察之鄉里咸云數百歲又共話周齊間事歷歷如目見
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然猶視聽不衰神彩甚茂可

謂古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時照隣有盛名而染惡疾
嗟稟受之不同昧遐天之殊致因問思邈曰名醫愈疾
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
本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
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
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循而為往來流而
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
其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熟否

則生寒結而為疝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乏竭而為
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則亦如之故
五緯盈縮星辰失度日月錯行彗孛流飛此天地之危
疹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踴此天地之
疝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
之喘乏也雨澤不時川源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
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之以道德輔之以政
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又曰膽欲大而

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
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為利回不為
義疚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其文學
也穎出如是其道術也不可勝紀焉初魏徵等受詔修
齊梁周隋等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於思邈口以傳授
有如目覩東臺侍郎孫處約嘗將其五子延傲俊侑佺
以謁思邈思邈曰俊當先貴侑當晚達佺最居重位禍
在執兵後皆如其言太子詹事盧齊卿自幼時請問人

倫之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孫當為屬吏
可自保也齊卿後為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為徐州蕭
縣丞邈初謂齊卿言時溥猶未生而預知其事凡諸異
跡多如此焉永淳元年卒遺令薄葬不藏冥器不奠生
牢經月餘顏貌不改舉尸就木空衣而已時人異之自
注老子莊子撰千金方三十卷福祿論三十卷攝生真
錄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開元中復有人見隱於
終南山與宣律師相接每來往參請宗旨時大旱西域

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燈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師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時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腦將為藥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救護宣公辭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因至思邈謂曰我知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十首若能示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恡有頃捧方而至思邈曰爾但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恚

而死又嘗有神仙降謂思邈曰爾所著千金方濟人之
功亦已廣矣而以物命為藥害物亦多必為尸解之仙
不得白日輕舉矣昔真人桓闔謂陶貞白事亦如之固
吾子所知也其後思邈取草木之藥以代蠱蟲水蛭之
命作千金方翼三十篇每篇有龍宮仙方一首行之於
世及玄宗避羯胡之亂西幸蜀既至蜀夢一叟鬚髮盡
白衣黃襦再拜于前已而奏曰臣孫思邈也廬於峨眉
山有年矣今聞鑾駕幸成都臣故候謁玄宗曰我孰識

先生名久矣今先生不遠而至亦將有所求乎思邈對曰臣隱居雲泉好餌金石藥聞此地出雄黃願以八十兩為賜脫遂臣請幸降使齎至峨眉山玄宗諾之悸然而寤即詔侍臣陳忠盛挈雄黃八十兩往峨眉宣賜思邈忠盛既奉詔入峨眉至屏風嶺見一叟貌甚俊古衣黃襦立於嶺下謂忠盛曰汝非天子使乎我即孫思邈也忠盛曰上命以雄黃賜先生其叟僂而受既而曰吾蒙天子賜雄黃今有表謝屬山居無翰墨天使命筆札

傳寫以進也忠盛即召吏執牘染翰叟指一石曰表本
在石上君可錄焉忠盛目其石果有硃字百餘實表本
也遂謄寫其字寫畢視其叟與石俱亡見矣於是具以
其事聞於玄宗玄宗因問忠盛叟之貌與夢者果同由
是益竒之自是或隱或見咸通末山下民家有兒十餘
歲不食葷血父母以其好善使於白水僧院為童子曰
有遊客稱孫處士周遊院中訖袖中出湯末以授童子
曰為我如茶法煎來處士呷少許以餘湯與之覺湯極

美願賜一碗處士曰此湯為汝來耳即以末方寸匕更令煎喫因與同侶話之出門處士已去矣童子亦乘空而飛衆方驚異顧視煎湯鈿子已成金矣其後亦時有

人見思邈者

出仙傳拾遺及宣室志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博學能文攻篆迴為一體號曰金剪刀書隱於天台山玉霄峰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則天累徵之不起睿宗雅尚道教屢加尊異承禎方赴召

睿宗問陰陽術數之事承禎對曰老子經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且心目所見知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睿宗曰理身無為則清高矣理國無為如之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曰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乃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無為而成無為之旨理國之要睿宗深賞異留之欲加寵位固辭無何告歸山乃賜寶琴花帔以遣之公卿多賦詩以送常侍徐彥伯撮其

美者三十餘篇為製序名曰白雲記見傳於世時盧藏用早隱終南山後登朝居要官見承禎將還天台藏用指終南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在天台承禎徐對曰以僕所觀乃仕途之捷徑耳藏用有慙色玄宗有天
下深好道術累徵承禎到京留於內殿頗加禮敬問以
延年度世之事承禎隱而微言玄宗亦傳而祕之故人
莫得知也由是玄宗理國四十餘年雖祿山犯闕鑿輿
幸蜀及為上皇回又七年方始晏駕雖由天數豈非道

力之助延長耶初玄宗登封太嶽回問承禎五嶽何神
主之對曰嶽者山之巨鎮能出雲雨潛儲神仙國之望者
為之然山林之神也亦有仙官主之于是詔五嶽於山
頂列置仙官廟自承禎始也又蜀女真謝自然泛海將
詣蓬萊求師船為風飄到一山見道人指言天台山司
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此真良師也蓬萊隔弱水
三十萬里非舟楫可行非飛仙無以到自然乃回求承
禎受度後白日上昇而去承禎居山修行勤苦年一百

餘歲童顏輕健若三十許人有弟子七十餘人一旦告
弟子曰吾自居玉霄峯東望蓬萊常有真靈降駕今為
東海青童君東華君所召必須去人間俄頃氣絕若蟬

蛻然解化矣弟子葬其衣冠爾

出續
仙傳

尹君

唐故尚書李公鎮北門時有道士尹君者隱晉山不食
粟常餌栢葉雖髮盡白而容狀若童子往往獨遊城市
里中有老父年八十餘者顧謂人曰吾孩提時嘗見李

翁言李翁吾外祖也且曰我年七歲已識尹君矣迨今七十餘年而尹君容狀如舊得非神仙乎吾且老自度能幾何為人間人汝方壯當志尹君之容狀自是及今七十餘歲矣而尹君曾無老色豈非以千百歲為瞬息耶北門從事馮翊嚴公綬好奇者慕尹之得道每旬休即驅駕而詣焉其後嚴公自軍為司馬為北門帥遂迎尹君至府庭館於公署終日與同席常有異香自肌中發公益重之公有女弟學浮圖氏嘗曰佛氏與黃老固

殊致且怒其兄與道士遊後一日密以堇斟致湯中命尹君飲之尹君既飲驚而起曰吾其死乎俄吐出一物甚堅有異香發其中公命剖而視之真麝臍也自是尹君貌衰齒墮其夕卒於館中嚴公既知女弟之所為也怒且甚即命部將治其喪後二日葬尹君於汾水西二十里明年秋有照聖觀道士朱太虛因投龍至晉山忽遇尹君在山中太虛驚而問曰師何為至此耶尹君笑曰吾去歲在北門有人以堇斟飲我者我故示之以死

然則堇斟安能敗吾真耶言訖忽亡所見太虛竊異其
事及歸具白巖公曰吾聞仙人不死脫有死者乃尸解
也不然何變異之如是耶將命發其墓以驗之然慮惑
於人遂止其事

出宣
室志

太平廣記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十二

神仙二十二

羅公遠

僕僕先生

藍采和

羅公遠

羅公遠本鄂州人也刺史春設觀者傾郡有一白衣人長丈餘貌甚異隨羣衆而至門衛者皆恠之俄有小童傍過叱曰汝何故離本處驚怖官司耶不速去其人遂

攝衣而走吏乃擒小童至醮所具白於刺史刺史問其
姓名云姓羅名公遠自幼好道術適見守江龍上岸看
某趣令回刺史不信曰須令我見本形曰請俟後日至
期於水濱作一小坑深纔一尺去岸丈餘引水入刺史
與郡人並看逡巡有魚白色長五六寸隨流而至騰躍
漸大青煙如線起自坎中少頃黑氣滿空咫尺不辨公
遠曰可以上津亭矣未至電光注雨如瀉須臾即定見
一大白龍於江心頭與雲連食頃方滅時玄宗酷好仙

術刺史具表其事以進時玄宗與張果葉法善碁二人見之大笑曰村童事亦何解乃各握碁子十數枚問曰此有何物曰空手及開果無並在公遠處方大駭異令與張葉等齒坐劔南有果初進名為日熟子張與葉以術取每過午必至其日暨夜都不到相顧而語曰莫是羅君否時天寒圍爐公遠笑於火中素樹一筋及此除之遂至葉詰使者云欲到京焰火亘天無路可過適火歇方得度從此衆皆敬伏開元中中秋望夜時玄宗於

宮中翫月公遠奏曰陛下莫要至月中看否乃取拄杖
向空擲之化為大橋其色如銀請玄宗同登約行數十
里精光奪目寒色侵人遂至大城闕公遠曰此月宮也
見仙女數百皆素練霓衣舞於廣庭玄宗問曰此何曲
也曰霓裳羽衣也玄宗密記其聲調遂回却顧其橋隨
步而滅且召伶官依其聲調作霓裳羽衣曲時武惠妃
尤信金剛三藏玄宗幸功德院忽苦背痒公遠折竹枝
化七寶如意以進玄宗大悅顧謂三藏曰上人能致此

乎曰此幻化耳臣為陛下取真物乃袖中出七寶如意以進公遠所進者即時化為竹枝耳及玄宗幸東洛武妃同行在上陽宮麟趾殿方將修殿其庭有大方梁數丈徑六七尺時公遠葉尊師金剛三藏皆侍從焉玄宗謂葉尊師曰吾方閭閻可試小法以為樂也師試為朕舉此方木葉受詔作法方木一頭揭數尺而一頭不起玄宗曰師之神力何其失耶葉曰三藏使金剛善神衆壓一頭故不舉時玄宗奉道武妃宗釋武妃頗有悅色

三藏亦陰心自懼惟公遠低頭微哂玄宗謂三藏曰師
神呪有功葉不能及可為朕呪法善入澡瓶乎三藏受
詔置瓶使法善敷座而坐遂呪法大佛頂真言未終遍
葉身歛歛就瓶不二遍葉舉至瓶嘴遍訖拂然而入
瓶玄宗不悅良久謂三藏曰師之功力當得自在既使
其入能為出乎三藏曰是僧之本法也即呪之誦佛頂
真言數遍葉都不出玄宗曰朕之法師今為三藏所呪
而沒不得見矣武妃失色三藏大懼玄宗謂公遠曰將

若之何得法善旋矣公遠笑曰法善不遠良久高力士
奏曰葉尊師入玄宗大驚曰銅瓶在此自何所來引入
問之對曰寧王邀臣喫飯面奏的不放臣適寧王家食
訖而來不因一呪何以去也玄宗大笑武妃三藏皆賀
已而使葉設法錄於是取三藏金襴袈裟摺之以盆覆
之葉禹步叩齒繞三匝曰太上老君攝去盆下袈裟之
縷隨色皆攝各為一聚三藏曰惜哉金襴至毀如此玄
宗曰可正乎葉曰可又覆之呪曰太上老君正之啟之

袈裟如故葉又取三藏鉢燒之烘赤手捧以合三藏頭
失聲而走玄宗大笑公遠曰陛下以為樂乃道之末法
也葉師何用逞之玄宗曰師不能為朕作一術以懼朕
耶公遠曰請更問三藏法術何如三藏曰貧道請收固
袈裟試令羅公取取不得則羅公輸取得則僧輸於是
令就道場院為之三藏結壇焚香自於壇上跏趺作法
取袈裟貯之銀合又安數重木函皆有封鎖置於壇上
玄宗與武妃葉公皆見中有一重菩薩外有一重金甲

神人外以一重金剛圍之賢聖比肩環繞甚嚴三藏觀
守目不暫捨公遠坐繩床言笑自若玄宗與葉公皆視
之數食頃玄宗曰何太遲遲得無勞乎公遠曰臣鬪力
安敢自銜其能但在陛下使三藏啓觀耳令開函取架
梁雖封鐫依然中已空矣玄宗大笑公遠奏曰請令人
於臣院內勅弟開櫃取來即令中使取之須臾架梁至
玄宗問之公遠曰菩薩力士聖之中者甲兵諸神道之
小者皆可功參上界至於太上至真之妙非術士所知

適使玉清神女取之則菩薩金剛不見其形取若坦途
何礙之有玄宗大悅賞賚無數而葉公三藏然後伏焉
時玄宗欲學隱遯之術對曰陛下玉書金格以簡於九
清矣真人降化保國安人誠宜習唐虞之無為繼文景
之儉約却寶劍而不御棄名馬而不乘豈可以萬乘之
尊四海之貴宗廟之重社稷之大而輕徇小術為戲翫
之事乎若盡臣術必懷靈入人家困於魚服矣玄宗怒
罵之遂走入殿柱中數玄宗之過玄宗愈怒易柱破之

復入玉碣中又易碣破之為數十片悉有公遠之形玄
宗謝之乃如故玄宗後又堅學隱形之術強之不已因
而教焉然託身隱常有不盡或露裾帶或見影跡玄宗
怒斬之其後數歲中使輔仙玉奉使入蜀見公遠於黑
水道中披雲霞衲帔策杖徐行仙玉策馬追之常去十
餘步竟莫能及仙玉呼曰天師雲水適意豈不念內殿
相識耶公遠方佇立顧之仙玉下馬拜謁訖從行數里
官道側俯臨長溪旁有巨石相與渡溪據石而坐謂仙

玉曰吾棲息林泉以修真為務自晉咸和年入蜀訪師
諸山久晦名跡聞天子好道崇玄乃捨烟霞放曠之樂
冒塵世腥羶之路混跡鷄鶩之羣窺閱蜉蝣之境不以
為倦者蓋欲以至道之貴俯教於人主耳聖上延我於
別殿遽以靈藥為索我告以人間之腑臟輦血充積三
田未虛六氣未潔請俟他日以授之以十年為限不能
守此誠約加我以丹頸之戮一何遑遽哉然得道之人
與道氣混合豈可以世俗兵刃水火害於我哉但念主

上列丹華之籍有玉京交契之舊躬欲度之眷眷之情不能已已因袖中出書一緘謂仙玉曰可以此上聞云我姓維名公遲靜真先生弟子也上必寤焉言罷而去仍以蜀當歸為寄遂失所在仙玉還京師以事及所寄之緘奏焉玄宗覽書惘然不懌仙玉出公遠已至因即引謁玄宗曰先生何改名姓耶對曰陛下嘗去臣頭固改之耳羅字去頭維字也公字去頭公字也遠字去頭遲字也玄宗稽首陳過願捨其尤公遠欣然曰蓋戲之

耳夫得神仙之道者劫運之災陽九之數天地淪毀尚不能害况兵刃之屬那能為害也異日玄宗復以長生為請對曰經有之焉我命在我匪由於他當先內求而外得也剗心滅智草木木食非至尊所能因以三峰歌八首以進焉其大旨乃玄素黃赤之使還嬰泝流之事玄宗行之逾年而神逸氣旺春秋愈高而精力不憊歲餘公遠去不知所之天寶末玄宗幸蜀又於劔門奉迎鑾輅衛至成都拂衣而去及玄宗自蜀還京方悟蜀當

歸之寄矣

出神仙感遇傳及仙傳拾遺逸史等書

僕僕先生

僕僕先生不知何許人也自云姓僕名僕莫知其所由來家於光州樂安縣黃土山凡三十餘年精思餌杏丹衣服飲食如常人賣藥為業開元三年前無隸縣令王涓寓居黃土山下先生過之涓命男弁為主善待之先生因授以杏丹術時弁舅吳明珪為光州別駕弁在珪舍頃之先生乘雲而度人吏數萬皆覩之弁乃仰告曰

先生教弃丹術未成奈何捨我而去時先生乘雲而度已十五過矣人莫測及弃與言觀者皆愕或以告刺史李休光休光召明珪而詰之曰子之甥乃與妖者友子當執其咎因令弃往召之弃至舍而先生至具以狀白先生曰余道者不欲與官人相遇弃曰彼致禮便當化之如妄動失節當威之使心伏於道不亦可乎先生曰善乃詣休光府休光踞見且詬曰若仙當遂往矣今去而復來妖也先生曰麻姑蔡經王方平孔申二茅之屬

問道於余余說之未畢故止非他也休光愈怒叱左右
執之龍虎見於側先生乘之而去去地丈餘玄雲四合
斯須雷電大至碎庭槐十餘株府舍皆震壞觀者無不
奔潰休光懼而走失頭巾直吏收頭巾引妻子跣出府
因徙宅焉休光以狀聞玄宗乃詔改樂安縣為仙居縣
就先生所居舍置仙堂觀以黃土村為仙堂村縣尉嚴
正誨護營築焉度王弁為觀主兼諫議大夫號通真先
生弁因餌杏丹却老至大曆十四年凡六十六歲而狀

可四十餘筋力稱是其後果州女子謝自然白日上昇
當自然學道時神仙頻降有姓崔者亦云名崔有姓杜
者亦云名杜其諸姓亦爾則與僕僕先生姓名相類矣
無乃神仙降於人間不欲以姓名行於時俗乎後有人
於義陽郊行者日暮不達前村忽見道旁草舍因往投
宿室中惟一老人問客所以答曰天陰日短至此昏黑
欲求一宿老人云宿即不妨但無食耳久之客苦饑甚
老人與藥數丸食之便飽既明辭去及其還也忽見老

人乘五色雲去地數十丈客便遽禮望之漸遠客至安
陸多為人說之縣官以為惑衆繫而詰之客云實見神
仙然無以自免乃向空祝曰仙公何事見今受不測之
罪言訖有五色雲自北方來老人在雲中坐客方見釋
縣官再拜問其姓氏老人曰僕僕野人也有何名姓州
司畫圖奏聞勅令於草屋之所立僕僕先生廟今見在

出異聞集
及廣異記

藍采和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常衣破藍衫六銜黑木腰帶闊
三寸餘一脚着靴一脚跣行夏則衫內加絮冬則卧於
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
餘常醉踏歌老少皆隨看之機捷諧謔人問應聲答之
笑皆絕倒似狂非狂行則振靴言踏歌踏歌藍采和世
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
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
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峨歌詞極多率皆仙

意人莫之測但以錢與之以長繩穿拖地行或散失亦
不回顧或見貧人即與之及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為
兒童時至及斑白見之顏狀如故後踏歌於濠梁間酒
樓乘醉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靴衫腰
帶拍板冉冉而去

出續神
仙傳

太平廣記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十三

神仙二十三

王遠知

益州老父

崔生

馮俊

呂生

張李二公

王遠知

道士王遠知本瑯琊人也父曇選除揚州刺史遠知母
駕部郎中丁超女也常夢彩雲靈鳳集其身上因而有

娠又聞腹中聲沙門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為神仙宗伯遠知少聰敏博綜羣書初入茅山師事陶弘景傳其道法及隋煬帝為晉王鎮揚州起玉清玄壇邀遠知主之使王子相柳顧言相次召之遠知遂來謁見斯須而鬚髮變白晉王懼而遣之少選又復其舊唐高祖之龍潛遠知嘗密陳符命武德中秦王世民與幕屬房玄齡微服以謁遠知遠知迎謂曰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實告遠知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愛也太宗

登極將加重位固請歸山貞觀九年潤州茅山置太平觀并度二七人降璽書慰勉之後謂弟子潘師正曰見仙格以吾小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日昇天今見召為少室山伯將行在即翌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卒年一百二十六歲謚曰昇玄先生云

出談
賓錄

益州老父

唐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攜一藥壺於城中賣藥得錢即轉濟貧乏自常不食時即飲淨水如此經歲餘百

姓賴之有疾得藥者無不愈時或自遊江岸凝眸永日
又或登高引領不語竟日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曰夫人
一身便如一國也人之心即帝王也傍列臟腑即內輔
也外張九竅即外臣也故心有病則內外不可救之又
何異君亂于上臣下不可正之哉但凡欲身之無病必
須先正其心不使亂求不使狂思不使嗜慾不使迷惑
則心先無病心先無病則內輔之臟腑雖有病不難療
也外之九竅亦無由受病矣况藥亦有君臣有佐有使

苟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其宜如
以佐之藥用之以使使之藥用之以佐小不當其用必
自亂也又何能攻人之病哉此又象國家治人也老夫
用藥常以此為念每遇人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
之斜悉納其病以至於良醫自逃名藥不效猶不知治
身之病後時矣悲夫士君子記之忽一日獨詣錦川解
衣淨浴探壺中惟選一丸藥自吞之謂衆人曰老夫罪
已滿矣今却歸島上俄化一白鶴飛去衣與藥壺並沒

於水永尋不見

出瀟湘錄

崔生

進士崔偉嘗遊青城山乘驢歇鞍收放無僕使驢走趨不及約行二十餘里至一洞口已昏黑驢復走入崔生畏懼兼困遂寢及曉覺洞中微明遂入去又十里出洞門望見草樹巖壑悉非人間所有金城絳闕被甲者數百見生呵問答曰塵俗賤士願謁仙翁守吏趨報良久召見一人居玉殿披羽衣身可長丈餘鬚髮皓素侍女

滿側皆有所執延生上殿與語甚喜留宿酒饌備極珍
豐明日謂生曰此非人世乃仙府也驢走益遠予之奉
邀某惟一女願事君子此亦冥數前定不可免也生拜
謝顧左右令將青合來取藥兩丸與生服訖覺腑臟清
瑩逡巡摩搔皮若蟬蛻視鏡如嬰孩之貌至夕有霓旌
羽蓋仙樂步虛與妻相見真人空際皆以崔郎為戲每
朔望仙伯乘鶴上朝藥宮云某階品尚以卑末得在天
真之列必與崔生別翩翻於雲漢之內歲餘嬉遊佚樂

無所比因問曰某血屬要與一訣非有戀著也請畧暫
回仙翁曰不得淹留譴罪極大與符一道云恐遭禍患
此可隱形然慎不得遊宮禁中臨別更與符一道云甚
急即開却令取所乘驢付之到京都試往人家皆不見
便入苑囿大內會劔南進太真妃生日錦繡乃竊其尤
者以翫上曰晝日賊無計至此乃召羅公遠作法訖持
朱書照之寢殿戶外後果得具本末上不信令笞死忽
記仙翁臨行之符遽發公遠與捉者皆僵仆良久能起

即啓玄宗曰此已居上界殺之必不得假使得之臣輩
便受禍亦非國家之福玄宗乃釋之親召與語曰汝莫
妄居遂令百人具兵仗同衛士同送且覘其故却至洞
口復見金城絳闕仙伯嚴侍衛出門呼曰崔郎不記吾
言幾至顛躓崔生拜訖將前送者亦欲隨至仙翁以杖
畫成澗深濶各數丈令召崔生妻至擲一領巾過作五
色綵橋遣生登隨步即滅既度崔生回首曰即如此可
以歸矣須臾雲霧四起咫尺不見唯聞鸞鶴笙歌之聲

半日方散遙望惟空山而已不復有物也

史出逸

馮俊

唐貞元初廣陵人馮俊以傭工資生多力而愚直故易售常遇一道士於市買藥置一囊重百餘斤募能獨負者當倍酬其直俊乃請行至六合約酬一千文至彼取資俊乃歸告其妻而後從之道士云從我行不必直至六合今欲從水路往彼得舟且隨我舟行亦不減汝直俊從之遂入小舟舟人與俊并道士共載出江口數里道士

曰無風上水不可至吾施小術令二人皆伏舟中道士獨在船上引帆持楫二人在舟中聞風浪聲度其船如在空中懼不敢動數食頃遂令開船召出至一處平湖渺然前對山嶺重疊舟人久之方悟乃是南湖廬山下星子灣也道士上岸令俊負藥船人即付船價舟人敬懼不受道士曰知汝是潯陽人要當時至以此便相假豈為辭耶舟人遂拜受之而去實江州人也遂引俊負藥於亂石間行五六里將至山下有一大石方數丈道

士以小石扣之數十下大石分為二有一童出於石間
喜曰尊師歸也道士遂引俊入石穴初甚峻下十丈餘
旁行漸寬平入數十步其中洞明有大石堂道士數十
奕碁戲笑見道士皆曰何晚也敕俊捨藥命左右速遣
來人歸前道士命左右曰擔人甚饑與之飯食遂於瓷
甌盛胡麻飯與之食又與一碗漿甘滑如乳不知何物
也道士遂送俊出謂曰勞汝遠來少有遺汝授與錢一
千文令繫腰下至家解觀之自當有異耳又問家有幾

口云妻兒五口授以丹藥可百餘粒曰日食一粒可百
日不食俊辭曰此歸路遠何由可知道士曰與汝圖之
遂引行亂石間見一石卧如虎狀令俊騎上以物蒙石
頭俊執其末如執轡焉誠令閉目候足著地即開俊如
言騎石道士以鞭鞭石遂覺此石舉在空中而飛時已
向晚如炊久覺足躡地開目已在廣陵郭門矣人家方
始舉燭比至舍妻兒猶驚其速遂解腰下皆金錢也自
此不復為人傭工廣置田園為富民焉里人皆疑為盜

也後他處有盜發里人意俊同之遂繫以詣府時節使
杜公亞重藥術好奇說聞俊言遂命取其金丹丹至亞
手如墜地焉而失之兼言郭外所乘之石猶在遂捨之
亞由是精意於道頗好燒煉竟無所成俊後壽終子孫

至富焉

出原
仙記

呂生

虞鄉永樂等縣連接其中道者往往而遇有呂生者居
二邑間為童兒時不欲聞食氣因上山自斲黃精煮服

之十年之後并餌生者俗饌並不進日覺輕健耐風寒
行若飄風見文字及人語更不忘母令讀書遂欲應明
經日念數卷實非用功也自不忘耳後母逼令殮飯不
肯與諸妹旦夕勸解悉不從因於酒中置猪脂自捧以
飲之曰我老矣况酒道家不禁呂曰某自小不知味實
進不得乃逼於口鼻噓吸之際一物自口中落長二寸
餘衆共視之乃黃金人子也呂生乃僵卧不起惟言困
憊其妹以香湯洗之結於呂衣帶中移時方起先是呂

生年雖近六十鬚髮漆黑及是皓首母始悔之却取金人結處如舊已不見之矣呂生恨惋垂泣再拜母出門去云往茅山更無其蹤

出逸史

張李二公

唐開元中有張李二公同志相與於泰山學道久之李以皇枝思仕宦辭而歸張曰人各有志為官其君志也何忤焉天寶末李仕至大理丞屬安祿山之亂攜其家累自武關出而歸襄陽寓居尋奉使至揚州途覲張子

衣服滓弊佯若自失李氏有哀恤之意求與同宿張曰
我主人頗有生計邀李同去既至門庭宏壯儼從璀璨
狀若貴人李甚愕之曰焉得如此張戒無言且為所笑
既而極備珍膳食畢命諸雜伎女樂五人悉持本樂中
有持箏者酷似李之妻李視之尤切飲中而凝睇者數
四張問其故李指箏者是似吾室能不眷眷張曰天下
有相似人及將散張呼持箏婦以林檎繫裙帶上然後
使回去謂李曰君欲幾多錢而遂其願李云得三百千

當辦已事張有故席帽謂李曰可持此詣藥鋪問王老家張三令持此取三百貫錢彼當與君也遂各散去明日李至其門亭館荒穢扃鑰久閉至復無有人行蹤乃詢傍舍求張三隣人曰此劉道玄宅也十餘年無居者李嘆訝良久遂持帽詣王家求錢王老令送帽問家人其女審是張老帽否云前所綴綠線猶在李問張是何人王云是五十年前來茯苓主顧今有二十餘貫錢在藥行中李領錢而回重求終不見矣尋還襄陽試索

其妻裙帶上果得林檎問其故云昨夕夢見五六人追云是張仙喚搗箏臨別以林檎繫裙帶上方知張已得

仙矣

出廣
異記

太平廣記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十四

神仙二十四

許宣平

劉清真

張殖

蕭靜之

朱孺子

許宣平

許宣平新安歛人也唐睿宗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菴以居不知其服餌但見不食顏色若四十許人行

如奔馬時或負薪以賣擔常掛一花瓠及曲竹杖每醉騰騰拄之以歸獨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處穿入白雲行翠微爾來三十餘年或拯人懸危或救人疾苦城市人多訪之不見但覽庵壁題詩云隱居三十載石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閒朝飲碧泉樵人歌壠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詠其詩有時行長安於驛路洛陽同華間傳舍是處題之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東遊經傳舍覽詩吟

之嗟嘆曰此仙詩也乃詰之於人得宣平之實白於是
遊及新安涉溪登山累訪之不得乃題其菴壁曰我吟
傳舍詩來訪真人居煙嶺迷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庭但
蕭索倚柱空躋踏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是冬野火
燎其庵莫知宣平蹤跡百餘年後咸通七年郡人許明
奴家有媪常逐伴入山採樵獨於南山中見一人坐石
上方食桃甚大問媪曰汝許明奴家人也我明奴之祖
宣平媪言常聞已得仙矣曰汝歸為我語明奴言我在

此山中與汝一桃食之不可將出山虎狼甚多山神惜
此桃媪乃食桃甚美頃之而盡宣平遣媪隨樵人歸家
言之明奴之族甚異之傳聞於郡人其後媪却食日漸
童顏輕健愈常中和年已後兵荒相繼居人不安明奴
徙家避難媪入山不歸今人採樵或有見其媪身衣藤
葉行疾如飛逐之昇林木而去

出續
仙傳

劉清真

唐天寶中有劉清真者與其徒二十人於壽州作茶人

致一馱為貨至陳留遇賊或有人導之令去魏郡清真
等復往又遇一老僧導往五臺清真等畏其勞苦五臺
寺尚遠因邀清真等還蘭若宿清真等私議疑老僧是
文殊師利菩薩乃隨僧還行數里方至蘭若殿宇嚴淨
悉懷敬肅僧為說法大啓方便清真等並發心出家隨
其住持積二十餘年僧忽謂清真等曰有大魔起汝輩
必懼其患宜先為之防不爾則當敗人法事因令清真
等長跪僧乃含水遍噴口誦密法清真等悉變成石心

甚了悟而不移動須臾之間代州吏卒數十人詣臺有所收捕至清真所居但見荒草及石乃各罷去日晚老僧又來以水喫清真等成人清真等悟其神靈知遇菩薩悉競精進後一月餘僧云今復將魔起必大索汝其如之何吾欲遠送汝汝俱往否清真等受教僧悉令閉目戒云第一無竊視敗若大事但覺至地即當開目若至山中見大樹宜共庇之樹有藥出亦宜哺之遂各與藥一丸云食此便不復饑但當思惟聖道為出世津梁

也言訖作禮禮畢閉目冉冉上昇身在虛空可半日許
足遂至地開目見大山林或遇樵者問其地號乃廬山
也行十餘里見大藤樹周迴可五六圍翠陰蔽日清真
等喜云大師所言竒樹必是此也各雜草而坐數日後
樹出白菌鮮麗光澤恒飄飄而動衆相謂曰此即大師
所云靈藥採共分食之中有一人給而先食盡徒侶莫
不愠怒詬責云違我大師之教然業已如是不能毆擊
久之忽失所在仰視在樹杪安坐清真等復云君以吞

藥故能昇高其人竟不下經七日通身生綠毛忽有鶴
翱翔其上因謂十九人云我誠負汝然今已得道將捨
汝謁帝於九天之上宜各自勉以成至真耳清真等邀
其下樹執別仙者不顧遂乘雲上昇久久方滅清真等
失藥因各散還人間中山張倫親聞清真等說云然耳

出廣
異記

張殖

張殖彭州導江人也遇道士姜玄辨以六丁驅役之術

授之大歷中西川節度使崔寧嘗有密切之事差人走馬入奏發已三日忽於案上文籍之中見所奏表淨本猶在其函中所封乃表草耳計人馬之力不可復追憂惶不已莫知其計知殖術召而語之殖曰此易耳不足憂也乃炷香一爐以所寫淨表置香烟上忽然飛去食頃得所封表草墜於殖前及使回問之並不覺進表之時封題印署如故崔公深異之禮敬殊常問其所受道之由云某師姜玄辨至德中於九龍觀捨力焚香數歲

因拾得殘缺經四五紙是太上役使六丁法呪術備足
乃選深山幽谷無人跡處依法作壇持呪晝夜精勤本
經云一十四日立辨為九日而應忽有黑風暴雨驚駭
於人視之雨下而壇場不濕又有雷電霹靂亦不為驚
懼良久見竒形異狀鬼神繞之亦不為畏須臾有鐵甲
兵士數千金甲兵士數千噉噪而下亦不驚怖久之神
兵行列如有所候即有天女著繡履繡衣大冠佩劍立
問立辨曰既有呼召有何所求立辨以術數為請六丁

兵仗一時隱去自此每日有一丁侍之凡所徵求無不立應以術授殖謂曰術之與道相須而行道非術無以自致術非道無以延長若得術而不得道亦如欲適萬里而足不行也術者雖萬端隱見未除死錄固當棲心妙域注念丹華立功以助其外鍊魄以存其內內外齊一然後可適道可以長存也峩眉山中神仙萬餘人自皇人統領置宮府分曹屬以度於人吾與汝觀道之纖芥未造其玄微龍蛇之交與汝入洞府朝真師庶可以

講長生之旨也師玄辨隱去二十餘歲此年龍蛇之交
當隨師登我眉入洞天不久往矣是年大曆十二年丁
巳殖與玄辨隱去不復見

出仙傳拾遺

蕭靜之

蘭陵蕭靜之舉進士不第性頗好道委書策絕粒鍊氣
結廬漳水之上十餘年而顏貌枯悴齒髮凋落一旦引
鏡而怒因遷居鄴下逐市人求什一之利數年而資用
豐足乃置地葺居掘得一物類人手肥而且潤其色微

紅歎曰豈非太歲之神將為祟耶即烹而食之美既食
盡逾月而齒髮再生力壯貌少而莫知其由也偶遊鄴
都值一道士顧靜之駭而言曰子神氣若是必嘗餌仙
藥也求胗其脉焉乃曰子所食者肉芝也生於地類人
手肥潤而紅得食者壽同龜鶴矣然當深隱山林更期
至道不可自混於臭濁之間靜之如其言捨家雲水竟

不知所之

出神仙
感遇傳

朱孺子

朱孺子永嘉安國人也幼而事道士王玄真居大箬巖
深慕仙道常登山嶺採黃精服餌一日就溪濯蔬忽見
岸側有二小花犬相趣孺子異之乃尋逐入枸杞叢下
歸語玄真訝之遂與孺子俱往伺之復見二犬戲躍逼
之又入枸杞下玄真與孺子共尋掘乃得二枸杞根形
狀如花犬堅若石洗挈歸以煮之而孺子益薪看火三
日晝夜不離竈側試嘗汁味取喫不已及見根爛告玄
真來共取始食之俄頃而孺子忽飛昇在前峰上玄真

驚異久之孺子謝別玄真昇雲而去今俗呼其峰為童子峰玄真後餌其根盡不知年壽亦隱於巖之西陶山有採捕者時或見之

出續神仙傳

太平廣記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十五

神仙二十五

採藥民

元柳二公

採藥民

唐高宗顯慶中有蜀郡青城民不得姓名嘗採藥於青城山下遇一大薯藥斫之深數丈其根漸大如甕此人斫之不已漸深五六丈而地陷不止至十丈餘此人墮

中無由而出仰視穴口大如星馬分必死矣忽旁見一
穴既入稍大漸漸匍匐可數十步前視如有明狀尋之
而行一里餘此穴漸高繞穴行可一里許乃出一洞口
洞上有水闊數十步岸上見有數十人家村落桑柘花
物草木如二三月中有人男女衣服不似今人耕夫釣
童往往相遇一人驚問得來之由遂告所以乃將小舡
子渡之民告之曰不食已經三日矣遂食以胡麻飯栢
子湯諸菹止可數日此民覺身漸輕問其主人此是何

所兼求還蜀之路其人相與笑曰汝世人不知此仙境
汝得至此當是合有仙分可且留此吾當引汝謁玉皇
又其中相呼云明日上巳也可往朝謁遂將此人往其
民或乘雲氣或駕龍鶴此人亦在雲中徒步須臾至一
城皆金玉為飾其中宮闕皆是金寶諸人皆以次入謁
獨留此人於宮門外門側有一大牛赤色形狀甚異閉
目吐涎沫主人令此民禮拜其牛求乞仙道如牛吐寶
物即便吞之此民如言拜乞少頃此牛吐一赤珠大踰

徑寸民方欲捧接忽有一赤衣童子拾之而去民再求得青珠又為青衣童子所取又有黃者白者皆有童子奪之民遂急以手捧牛口須臾得黑珠遽自吞之黑衣童子至無所見而空去主人遂引謁玉皇玉皇居殿如王者之像侍者七人冠劍列左右玉女數百侍衛殿庭奇異花果馨香非世所有玉皇遂問民具以實對而民貪顧左右玉女玉皇曰汝既悅此侍衛之美乎民俯伏請罪玉皇曰汝但勤心妙道自有此等但汝修行未到

須有功用不可輕致敕左右以玉盤盛仙果示民曰恣
汝以手拱之所得之數也其果紺赤絕大如拳狀若世
之林檎而芳香無比自手拱之所得之數即侍女之數
也自度盡拱可得十餘遂以手捧之唯得三枚而已玉
皇曰此汝分也初至未有位次且令前主人領往彼處
敕令三女充侍別給一屋居之令諸道侶導以修行此
人遂却至前處諸道流傳授真經服藥引氣洗滌塵念
而三侍女亦授以道術後數朝謁每見玉皇必勉其至

意其地草木常如三月中無榮落寒暑之變度如人間
可一歲餘民自謂仙道已成忽中夜而歎左右問曰吾
今雖得道本偶來此耳來時妻產一女纔經數日家貧
不知復如何思往一省之玉女曰君離世已久妻子等
已當亡豈可復尋蓋為塵念未祛至此誤想民曰今可
一歲矣妻亦當無恙要明其事耳玉女遂以告諸隣諸
隣共嗟嘆之復白玉皇玉皇命遣歸諸仙等于水上作
歌樂飲饌以送之其三玉女又與之別各遺以黃金一

鉦曰恐至人世歸求無得以此為費耳中女曰君至彼
倘無所見思歸吾有藥在金鉦中取而吞之可以歸矣
小女謂曰恐君為塵念侵不復有仙金中有藥恐有失
耳吾知君家已無處尋唯舍東一擣練石尚在吾已將
藥置石下如金中無但取此服可矣言訖見一羣鴻鵠
天際飛過衆謂民曰汝見此否但從之而去衆捧民舉
之民亦騰身而上便至鵠羣鵠亦不相驚擾與飛空回
顧猶見岸上人揮手相送可百來人乃至一城中人物

甚衆問其地乃臨海縣也去蜀已甚遠矣遂鬻其金為
資糧經歲乃至蜀時開元末年問其家無人知者有一
人年九十餘云吾祖父往年因採藥不知所之至今九
十年矣乃民之孫也相持而泣云姑叔父皆已亡矣時
所生女適人身死其孫已年五十餘矣相尋故居皆為
瓦礫荒榛唯故礎尚在民乃毀金求藥將吞之忽失藥
所在遂舉石得一玉合有金丹在焉即吞之而心中明
了却記去路此民雖仙洞得道而本庸人都不能詳問

其事時羅天師在蜀見民說其去處乃云是第五洞寶
仙九室之天玉皇即天皇也大牛乃馱龍也所吐珠赤
者吞之壽與天地齊青者五萬歲黃者三萬歲白者一
萬歲黑者五千歲此民吞黑者雖不能學道但於人世
上亦得五千歲耳玉皇前立七人北斗七星也民得藥
服却入山不知所之蓋去歸洞天矣

出原
仙記

元柳二公

元和初有元徹柳實者居于衡山二公俱有從父為官

浙右李庶人連累各竄於驩愛州二公共結行李而往
省馬至於廣州合浦縣登舟而欲越海將抵交趾艤舟
於合浦岸夜有村人饗神簫鼓喧嘩舟人與二公僕吏
齊往看焉夜將午俄颶風歛起斷纜漂舟入于大海莫
知所適冒長鯨之鬣搶巨鼇之背浪浮雪嶠日涌火輪
觸蛟室而梭停撞蜃樓而瓦解擺簸數四幾欲傾沉然
後抵孤島而風止二公愁悶而陟焉見天王尊像瑩然
於巖所有金爐香燼而別無一物二公周覽之次忽覩

海面上有巨獸出首四顧若有察聽牙森劍戟目閃電
光良久而沒逡巡復有紫雲自海面湧出漫衍數百步
中有五色大芙蓉高百餘尺葉葉而綻內有帳幄若繡
綺錯雜耀奪人眼又見虹橋忽展直抵於島上俄有雙
鬟侍女捧玉合持金爐自蓮葉而來天尊所易其殘燼
炷以異香二公見之前告叩頭辭理哀酸求返人世雙
鬟不答二公請益良久女曰子是何人而遽至此二公
具以實白之女曰少頃有玉虛尊師當降此島與南溟

夫人會約子但堅請之將有所遂言訖有道士乘白鹿馭彩霞直降于島上二公並拜而泣告尊師憫之曰子可隨此女而謁南溟夫人當有歸期可無礙矣尊師語雙鬟曰余暫修真畢當詣彼二子受教至帳前行拜謁之禮見一女未笄衣五色文彩皓玉凝肌紅流膩艷神澄沆瀣氣肅滄溟二子告以姓字夫人哂之曰昔時天台有劉晨今有柳實昔有阮肇今有元徹昔時有劉阮今有元柳莫非天也設二榻而坐俄頃尊師至夫人迎

拜遂還坐有仙娥數輩奏笙簧簫笛旁列鸞鳳之歌舞
雅合節奏二子恍惚若夢于鈞天即人世罕聞見矣遂
命飛觴忽有玄鶴銜彩牋自空而至曰安期生知尊師
赴南溟會暫請枉駕尊師讀之謂玄鶴曰尋當至彼尊
師語夫人曰與安期生間闕千年不值南遊無因訪話
夫人遂促侍女進饌玉器光潔夫人對食而二子不得
餉尊師曰二子雖未合餉然為求人間之食而餉之夫
人曰然即別進饌乃人間味也尊師食畢懷中出丹篆

一卷而授夫人夫人拜而受之遂告去回顧二子曰子
有道骨歸乃不難然邂逅相遇合有靈藥相貺子但宿
分自有師吾不當為子師耳二子拜尊師遂去俄海上
有武夫長數丈衣金甲仗劍而進曰奉使天真清進不
謹法當顯戮今已行刑遂趨而沒夫人命侍女紫衣鳳
冠者曰可送客去而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花橋可馭
二子二子感謝拜別夫人贈以玉壺一枚高尺餘夫人
命筆題玉壺詩贈曰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花橋上

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俄有橋長數百
步欄檻之上皆有異花二子於花間潛窺見千龍萬蛇
遽相交遶為橋之柱又見昔海上獸已身首異處浮於
波上二子因詰使者使者曰此獸為不知二君故也使
者曰我不當為使而送子蓋有深意欲奉託強為此行
遂襟帶間解一琥珀合子中有物隱隱若蜘蛛形狀謂
二子曰吾輩水仙也水仙陰也而無男子吾昔遇番禺
少年情之至而有子未三歲合棄之夫人命與南嶽神

為子其來久矣聞南岳回鴈峰使者有事於水府返日
憑寄吾子所弄玉環往而使者隱之吾頗為恨望二君
子為持此合子至回鴈峰下訪使者廟而投之當有異
變倘得玉環為送吾子吾子亦自當有報効耳慎勿啓
之二子受之謂使者曰夫人詩云若到人間扣玉壺鴛
鴦自解分明語何也曰子歸有事但扣玉壺當有鴛鴦
應之事無不從矣又曰玉虛尊師云吾輩自有師師復
是誰曰南岳太極先生耳當自遇之遂與使者告別橋

之盡所即昔日合浦之維舟處回視已無橋矣二子詢
之時已一十二年驩愛二州親屬已殞謝矣問道將歸
衡山中途因餒而扣壺遂有鴛鴦語曰若欲飲食前行
自遇耳俄而道左有盤饌豐備二子食之而數日不思
他味尋即達家昔日童稚已弱冠矣然二子妻各謝世
已三晝家人輩悲喜不勝曰人云郎君亡沒大海服闋
已九秋矣二子厭人世體已清虛覩妻子喪不甚悲感
遂相與直抵回鴈峰訪使者廟以合子投之條有黑龍

長數丈激風噴電折樹揭屋霹靂一聲而廟立碎二子戰慄不敢熟視空中乃有擲玉環者二子取之而送南岳廟及歸有黃衣少年持二金合子各到二子家曰郎君令持此藥曰還魂膏而報二君子家有斃者雖一甲子猶能塗頂而活受之而使者不見二子遂以活妻室後共尋雲水訪太極先生而曾無影響悶却歸因大雪見大叟負樵而鬻二子哀其衰邁飲之以酒覩樵擔上有太極字遂禮之為師以玉壺告之叟曰吾貯玉液者

亡來數十甲子甚喜再見二子因隨詣祝融峰自此而

得道不重見耳

出續
仙傳

太平廣記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十六

神仙二十六

葉法善

邢和璞

葉法善

葉法善字道元本出南陽葉邑今居處州松陽縣四代
修道皆以陰功密行及劾召之術救物濟人母劉因晝
寐夢流星入口吞之乃孕十五月而生年七歲溺於江

中三年不還父母問其故曰青童引我飲以雲漿故少
留耳亦言青童引朝太上太上頷而留之弱冠身長九
尺額有二午性淳和潔白不茹葷辛常獨處幽室或遊
林澤或訪雲泉自仙府歸還已有役使之術矣遂入居
卯酉山其門近山巨石當路每環迴為徑以避之師投
符起石須臾飛去路乃平坦衆共驚異常遊括蒼白馬
山石室內遇三神人皆錦衣寶冠謂師曰我奉太上命
以密旨告子子本太極紫微左仙卿以校錄不勤謫於

人世速宜立功濟人佐國功滿當復舊任以正一三五之法今授於子又勤行助化宜勉之焉言訖而去自是誅蕩精恠掃馘凶祲所在經行以救人為志叔祖靖能頗有神術高宗時入直翰林為國子祭酒武后監國南遷而終初高宗徵師至京拜上卿不就請度為道士出入禁內及欲告成中岳扈從者多疾凡喫呪病皆愈二京受道籙者文武中外男女子弟千餘人所得金帛並修宮觀卹孤貧無愛惜久之辭歸松陽經過之地救人

無數蜀川張尉之妻死而再生復為夫婦師識之曰尸媚之疾也不速除之張死矣師投符而化為黑氣焉相國姚崇已終之女鍾念彌深投符起之錢塘江常有巨蜃時為人害淪溺舟楫行旅苦之投符江中使神人斬之除害殄凶立功遐被各具本傳於四海六合名山洞天咸所周歷師年十五中毒殆死見青童曰天台苗君飛印相救於是獲蘇又師青城山趙元陽受遁甲與嵩陽韋善俊傳八史東入蒙山神人授書詣嵩山神仙授

劍常行涉大水忽沉波中謂已溺死七日復出衣履不濡云暫與河伯遊蓬萊則天徵至神都請於諸名岳投奠龍璧中宗復位武三思尚秉國權師以頻察祿祥保護中宗相王及玄宗為三思所忌竄於南海廣州人庶夙仰其名北向候之師乘白鹿自海上而至止於龍興新觀遠近禮敬捨施豐多盡修觀宇焉歲餘入洪州西山養神修道景龍四年辛亥三月九日括蒼三神人又降傳太上之命汝當輔我睿宗及開元聖帝未可隱跡

山巖以曠委任言訖而去時二帝未立而廟號年號皆以先知其年八月果有詔徵入京迨後平韋后立相王睿宗玄宗承祚繼統師於上京佐佑聖主凡吉凶動靜必預奏聞會吐蕃遣使進寶函對曰請陛下自開無令他人知機密朝廷默然唯法善曰此是凶函請陛下勿開宜令蕃使自開玄宗從之及令蕃使自開函中弩發中蕃使死果如法善言俄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越國公景龍觀主祖重精於術數明於考召有功於江湖

間謚有道先生自有傳父慧明贈歙州刺史師請以松陽宅為觀賜號淳和御製碑書額以榮鄉里明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雲鶴數百行列北來翔集故山徘徊三日瑞雲五色覆其所居是歲庚申六月三日甲申告化於上都景龍觀弟子既齊物尹愔覩真仙下降之事祕而不言二十一日詔贈金紫光祿大夫越州都督春秋百有七歲所居院異香芬郁仙樂繽紛有青烟直上燭天竟日方滅師請歸葬故鄉勅度其姪潤州司馬仲容

為道士與中使監護葬于松陽詔衢婺括三州助葬供
終所須發引日敕官縞衣袒送於國門之外開元初正
月望夜玄宗移仗于上陽宮以觀燈尚方匠毛順心結
構綵樓三十餘間金翠珠玉間廁其內樓高百五十尺
微風所觸鏘然成韻以燈為龍鳳螭豹騰躑之狀似非
人力玄宗見大悅促召師觀于樓下人莫知之師曰燈
火之盛固無比矣然西涼府今夕之燈不亞於此玄宗
曰師頃嘗遊乎曰適自彼來便蒙急召玄宗異其言曰

今欲一往得乎曰此易耳於是令玄宗閉目約曰必不得妄視若誤有所視必有非常驚駭如其言閉目距躍已在霄漢俄而足已及地曰可以觀矣既覩燈火連亘數十里車馬駢闐士女紛委玄宗稱其盛者久之乃請回復閉目騰空而上頃之已在樓下而歌舞之曲未終玄宗於涼州以鏤鐵如意質酒翌日命中使託以他事使於涼州因求如意以還驗之非謬又嘗因八月望夜師與玄宗遊月宮聆月中天樂問其曲名曰紫雲曲玄

宗素曉音律默記其聲歸傳其音名之曰霓裳羽衣自
月宮還過潞州城上俯視城郭悄然而月光如晝師因
請玄宗以玉笛奏曲時玉笛在寢殿中師命人取頃之
而至奏曲既投金錢於城中而還旬日潞州奏八月望
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玄宗累與近臣試師道
術不可殫盡而所驗顯然皆非幻妄故特加禮敬其餘
追岳神致風雨烹龍肉祛妖偽靈效之事具在本傳此
不備錄又燕國公張說嘗詣觀謁師命酒說曰既無他

客師曰此有麴處士者久隱山林性謹而訥頗耽於酒
鍾石可也說請召之斯須而至其形不及三尺而腰帶
數圍使坐于下拜揖之禮頗亦魯朴酒至杯盃皆盡而
神色不動燕公將去師忽奮劍叱麴生曰曾無高談廣
論唯沉湎於酒亦何用哉因斬之乃巨榼而已嘗謂門
人曰百六十年後當有術過我者來居卯酉山矣初師
居四明之下在天台之東數年忽於五月一日有老叟
詣門號泣求救門人謂其有疾也師引而問之曰某東

海龍也天帝所敕主八海之寶一千年一更其任無過者超證仙品某已九百七十年矣微績垂成有婆羅門逞其幻法住於海峰晝夜禁呪積三十年矣其法將成海水如雲卷在天半五月五日海將竭矣統天鎮海之寶上帝制靈之物必為幻僧所取五日午時乞賜丹符垂救至期師敕丹符飛往救之海水復舊其僧愧恨赴海而死明日龍輦寶貨珍竒以來報師拒曰林野之中棲神之所不以珠璣寶貨為用一無所受因謂龍曰此

厓石之上去水且遠但致一清泉即為惠也是夕聞風
雨之聲及明繞山麓四面成一道石渠泉水流注經冬
不竭至今謂之天師渠又一說云顯慶中法善奉命修
黃籙齋于天台山道由廣陵明晨將濟瓜州是日江干
渡人艤舟而候時方春暮浦淑晴暖忽有黃白二叟相
謂曰乘間可以圍碁為適乎即嚮空召冥兒俄有少童
擎波而出衣無沾濕一叟曰挈碁局與席偕來須臾少
童如命設席沙上對坐約曰賭勝者食明日北來道士

因大笑而下子良久白衣叟曰卿北矣幸無以味美見
侵也曠望逡巡徐步凌波遠遠而沒舟人知其將害法
善也惶惑不寧及旦則有內官馳馬前至督備舟楫舟
人則以昨日之所見具列焉內官驚駭不悅法善尋續
而來內官復以舟人之辭以啓法善法善微哂曰有是
乎幸無掛意時法善符術神驗賢愚共知然內官泊舟
人從行之輩憂軫靡遑法善知之而促解纜發岸咫尺
而暴風狂浪天日昏晦舟中之人相顧失色法善徐謂

侍者曰取我黑符投之鰓首既投而波流靜謐有頃既濟法善顧舟人曰爾可廣召宗侶沿流十里之間或蘆洲茨渚有巨鱗在焉爾可取之當大獲其資矣舟人承教不數里果有白魚長百尺許周三十餘圍殫暴沙上就而視腦有穴嵌然流膏舟人因齧割載歸左近村間

食魚累月

出集異記及
仙傳拾遺

邢和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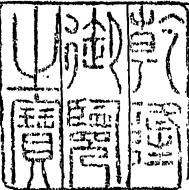
邢先生名和璞善方術常攜竹算數計算長六寸人有

請者到則布算為卦縱橫布列動用算數百布之滿牀
布數已乃告家之休咎言其人年命長短及官祿如神
先生貌清羸服氣時餌少藥人亦不詳所生唐開元二
十年至都朝貴候之其門如市能增人算壽又能活其
死者先生嘗至白馬坂下遇友人友人已死信宿其母
哭而求之和璞乃出亡人寘于床引其衾解衣同寢令
閉戶眠熟良久起具湯而友人猶死和璞長嘆曰大人
與我約而妄何也復令閉戶又寢俄而起曰活矣母入

視之其子已蘇矣母問之其子曰被籙在牢禁繫拷訊
正苦忽聞外曰王喚苦人官不肯曰訊未畢不使去少
頃又驚走至者曰邢仙人自來喚苦人官吏出迎再拜
恐懼遂令從仙人歸故生又有納少妾妾善歌舞而暴
死者請和璞活之和璞墨書一符使置妾卧處俄而言
曰墨符無益又朱書一符復命置於牀俄而又曰此山
神取之可令追之又書一大符焚之俄而妾活言曰為
一山神領從者數百人拘去閉宮門作樂酣飲忽有排

戶者曰五道大使呼歌者神不應頃又曰羅大王使召歌者方駭仍曰且留少時須臾數百騎馳入宮中大呼曰天帝詔何敢輒取歌人令曳神下杖一百仍放歌人還于是遂生和璞此事至多後不知所適

出紀聞



太平廣記卷二十六